

暮公深

第一季

戎葵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卷一

喜三探

喜三探



暮云深

戎 葵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ERS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暮云深 / 戎葵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94-0907-2
I. ①暮… II. ①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75833号

书 名 暮云深

著 者 戎 葵

责任编辑 聂 斌

特约编辑 李雪洋

责任校对 孔智敏

封面设计 夏艺堂

版面设计 李 亚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27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907-2

定 价 4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暮
云
深



【暮云深】

第一章	西窗望月几回圆，山雨欲来风满楼	002
第二章	铁马冰河浑入梦，连枝比目复关情	036
第三章	黄水虽浊有清日，玉人无处教吹箫	064
第四章	云横秦岭家何在，遍插茱萸少一人	091
第五章	太仓谁为散红粟，怜君何事向天涯	134
第六章	仙人远游悲黄鹤，姮娥逐影怨素心	174
第七章	等闲识得东风面，梨花满地不开门	218
第八章	萧墙乱生人事变，梦魂不到关山难	251
第九章	塞上秋临繁雨雪，帝城花尽黯流年	287
第十章	风去台空江水定，寒斋长掩暮云深	319

目录

／ 暮
云
深



【番外】

番外一 洛阳花 346

番外二 缘 生 353

番外三 未了时 361

番外四 满帘风 370

暮云深

第一章

西窗望月几回圆，山雨欲来风满楼

出了腊八，天气便一日冷似一日，暗沉沉的云头天顶压着，一场初雪始终将下未下。毓清在六部衙门前下了马，呵出一口气来暖了暖手，抬头看见自己的大哥——当朝太子打门里一面紧斗篷一面出来，于是迎上去唤了句：“皇兄。”

毓宁冲他笑笑，“这么冷的天，六弟还过来走动。”

毓清垂了手站着，道：“皇兄勤勉，弟弟又怎敢怠慢差事，不过勉力为父皇分忧罢了。”

毓宁知道六弟素日为人冷淡，听着自己一句问寒暖的家常被几句官场话带了过去，便也不再说些什么，起脚要走，想起方才见到的人来，又停了停。

“工部方杜若回京了，刚才到户部说了些沿路所见的农垦之事。六弟见着了吗？”

“还没。”毓清依旧低着头，声音自是淡淡的，却没压住脸上的欣喜神色。毓宁看在眼里，又笑了笑，心道为人处事再怎么老成得当，这弟弟终还是个弱冠刚过的孩子。听见毓清说“皇兄走好，弟弟这就进去了”，毓宁点点头，接过小厮递来的缰绳上了马，毓清恭送毓宁的马行远了，方回身走开。

经过工部大堂，尚书说方侍郎上午过来述过职，这会儿出门去了。毓清心中失望，只得从工部出来往自辖的兵部去，沉着脸色事无巨细地查验了一个下午。

傍晚时分回府，马刚到门口，总管事小糯便迎出门来喊：“主人一路安好？”

方大人来过了。”毓清下马，心头的郁气又重了一层，闷闷问了句：“几时来的？几时走的？”甩开缰绳便往里走。

小糯笑着跟上去道：“两个时辰前来的，这会儿还没走，在书房院里等着您呐。”眼看着主人果然脚下慢了一步，回头看了自己一眼，唇角一勾，露了个笑出来。

“晚膳备了吗？”

“已经吩咐过了，那些方大人爱吃、府里的厨子又不会做的，也差人去买了。”

“做得好，回头赏你。”毓清搁下一句话，快步向书房去了。

旁边的廊子里缓缓晃出一个人来，眉眼向小糯挑了挑，笑道：“做得好，为点赏赐，自家主人都能被你算计了去。”

小糯笑着凑过去道：“这你就说错了，我家殿下不比你家方大人，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回笑模样。哄着主人开开心，也是咱做下人的分内不是？”

小梗横他一眼：“都是你的理。”也不再理他，自向伙房寻吃的去了。

毓清穿过花门向书房刚走了几步，忽听见清冽的笛声破空而来，曲调古雅，婉转之处妙韵盎然，在这晦暗的冬日暮色中听来，竟有早春二月波破冰融的意趣。毓清不由得放轻了脚步，寻声而去，那廊下吹笛之人心思专注，不曾察觉，他便站下细听。屋檐之上，天色依然是苍灰的，但笛曲入耳，音节跳脱，似水波拍荡岸边春草，欣欣向荣。虽然毓清平日对音律不甚留意，此时也觉得这笛音将心头烦闷一扫而空，天地是许久难得的明澈。

一曲吹彻，笛者垂头，在袍摆上按着拍节，像是温习曲中的不熟之处。一刻转过头来，骤然看见毓清，愣住一瞬，又笑起来。

“微臣方杜若，拜见六——”

见他俯身就要拜下去，毓清扬手道：“免了。知道我厌烦这个。”

“君臣之礼总是废不得的。”方杜若说着，将竹笛收入袖中。

“几时回来的？”

“昨天。到家的时候已经晚了，便没过来。”

毓清点点头，“等了两个时辰？”

“也不算等，练曲子来着。这院子里的鸟雀想必被微臣吓走了不少，殿下见谅。”

毓清心想严冬腊月哪来的鸟雀，次次都这样，明明是人家欠了他，非要说

成他欠了人家才舒服。但方杜若语气温和又带了些戏谑，毓清心中受用，也不回嘴，只问道：“我听刚才是首新曲子，哪儿学的？”

“微臣去巡查东河防务，住在汴梁太守苏瑾谦大人府中。这是苏大人自制的曲子，微臣听着喜欢，便讨了曲谱来，”方杜若想想又笑，“可惜练了这些天，终不如苏大人自奏的意境深远、清新、温厚。”

苏瑾谦？倒是好名字。毓清想着打趣道：“我却觉得这曲调陈腐，无甚新意。”

“殿下不爱听，微臣日后不在殿下面前吹奏便是。在殿下堂前练曲，是微臣造次了。”方杜若见毓清不快，不明就里，落了笑正色赔礼。

毓清看他果然着道，心中好笑，心道：你方大人向来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在我这里吹，满京城里又到哪家堂前去吹，冷清清对着你那几个愣头小厮吹去吧。嘴上却不说破，只道：“丝竹乐舞，我向来不喜的。”

方杜若拱手揖道：“微臣知道。只是六艺之中微臣唯擅乐艺，若是废了这个，微臣便真一无是处了，万望殿下体谅。”

毓清见他着慌，更觉有趣，脸色却还冷着，道：“罢了，你若日后在我面前不再自称微臣，我便不再说你这个。”

方杜若深揖下去，“微臣岂敢。”

“怎么不敢？你叫我名字的时候也是有的。”

毓清这话说的是他二人少小时候。

方杜若的养父方平居老将军是本朝功臣，引退之后潜心佛法。毓清出生之日，生母难产而死，儿时被星官判言戾气过重，身负血光，满八岁后送去方老将军处参过半年佛，彼时与方杜若互称名讳，恩如兄弟。而后年岁渐大，加上方杜若入朝为官，便依礼法以殿下称毓清，以微臣自称，毓清多次要他改口，方杜若始终坚持。

“微臣少小无知，至今常觉愧悔，不想殿下记到今天。”

毓清听出方杜若存心用话堵自己的嘴，不由心头火起，沉声道：“你还知道称我一声殿下，说出的话却驳我的面。我是什么身份，你好好想想。”

方杜若听出毓清动了气，慌忙长跪于地道：“殿下息怒，杜若不该抗命不遵，我日后知道了。”

毓清见他这样，想石地甚凉，伸手便要拉他起来。转念又想，如今二人生分至此，不过区区改个称呼，竟需动用皇子身份。方才的好心情不由堵回去一半，伸手之举改为拂袖，硬声道：“我去用膳，你自己起来。”说罢转身便走。

方杜若起身，缓步跟上。

饭厅之内灯火通明，炭盆生得旺，温暖非常。方杜若粗粗看了一眼，各色菜肴皆是自己的好口，毓清沉着脸色坐在上首，只盯着手边的酒盅，面前的筷子动也不动。

方杜若心中轻叹，取过炉上温的酒为毓清斟满：“廊下冷得紧，方才站了那么久，喝口热酒暖暖身子吧。”

毓清的生母为番邦贡妃。宫中见过杏妃娘娘的老人都说六皇子生得像母亲，一对水色双瞳修长精雅，肤色白皙，发滑如葛丝，又如极品的槐蜜，日光下能耀出一片澄澄光华。现下坐在烛火里，他发上的光泽虽不至耀目，却掺入了些温润的暗金色，更衬得身上的宫绸莹白如雪。方杜若见他像尊玉人一样只坐在那里不答话，又道：“我等了一个下午，冷得厉害了，殿下先饮一杯，我也可吃些东西。”话一出口，毓清果然端起酒杯，慢慢喝了。

方杜若自小受过居士戒，不能饮酒，因而将汤羹给毓清盛了一碗，又自盛了一碗。几口喝完暖了肚腹，见毓清仍不说话，自说道：“出门三个月，惦念京城的烩年糕惦念得厉害，殿下真是费心了。”说话间夹了一块年糕在口中慢慢嚼，停了半刻，又说：“我在外面，也很惦念殿下，不知殿下这几个月过得可好？”

数月以来，京中关于太子的传言不断，朝野人心动荡，毓清心道怎么能好。但又想方杜若既然躲了出去，提此也无趣，于是淡淡回了一句：“很好。”

方杜若看他一刻，“如是我就放心了。今日回来，以汤代酒敬殿下喝一杯。”话将说完，低头看见自己的汤碗空了，不禁有些尴尬，起身又再去盛，听见毓清说：“就用你那年糕敬吧。”话音里是有些笑意的。

方杜若也知道毓清是在笑自己嗜食糯米，听他消了气，便宽下心来，当真夹起一块年糕说：“恭敬不如从命。愿殿下来年万事顺意，玉体金安。”

听见远处鼓楼遥遥打了二更的鼓，陌楚荻放下手中的花剪，起身掸了掸下

襟尘土。不一会儿花房的门果然被推开，三皇子毓疏挂着满身寒气走了进来。

“还是你这儿暖和。”来人解了斗篷，随手挂在临门的一棵茶花上。

陌楚荻淡墨画就似的眉眼略抬了抬，虽然心疼花却没说出口来，只回道：“整间大屋就是条火炕，能不暖和？”

陌楚荻的母亲克氏夫人是克贵妃的胞妹、毓疏的姨母。这位礼部尚书嗜好花草，朝中无人不知，但他嗜花到将花房底部纵横贯通，每年烧一冬的炭火为名花取暖，就没几个人知道了。而亲眼见过这些深冬齐放的紫堇、红芍的，陌府之外，只有表兄毓疏一人。

“这么大冷的天，殿下怎么过来了？”陌楚荻见毓疏在房中小几前坐了，走过去为他倒茶。

“你算不出？我却不信。”毓疏接下茶碗却不去喝，挑了眉毛看他。

陌楚荻看他脸色，“太子不听殿下劝，执意要上那封劝谏疏？或是，殿下终于有机会问到陆妙谕，他却果然不应？”

“皇兄那里，我不肯联名，他便罢手了，”毓疏想想叹气，“本来是好事，我这样，是我怕事了。”

陌楚荻在毓疏身边坐下，“臣弟冒死一句，现如今，陛下可肯听劝谏？何况要在香山重修离宫，要新选良家子充盈宫苑，往大里说，皆是陛下荣养天年之意，儿子上疏去劝阻，倘若被指不孝，如何辩解？”

毓疏眉头轻锁，点点头。

“且户部是太子殿下监管，此时说没钱，说扰民，陛下只会当他政务不力。殿下拦下太子，是帮他了。”

毓疏笑笑，慢慢喝茶，“我有心要在皇兄背后使手段，也无从自宽了。是我不敢忤逆父皇的意思，耽误皇兄为国为民的诚心。”

太子便一人去上疏又如何，不过一样是怕事。这话陌楚荻不好说，只有换开话题道：“那今日是陆妙谕的事？他不愿跟随殿下，话说得硬吗？”

“虽未推辞，也未应承。谈了些朝务，说了些御史台中冗员的事。”

陌楚荻想想说：“按陆妙谕的脾性，果真不应，定会斩钉截铁。如今并未推辞，便是仍有转圜。”

毓疏点头，“当初常从陆……”

陌楚荻因他话音中断，抬眼看他，毓疏改口道：“……常从陆小姐处听闻其兄刚直，已料此事难以顺遂，不过姑且一试。”

陌楚荻却摇头，缓缓说：“陆妙谳身为御史中丞，多年来力主整顿吏治，而太子殿下心软，凡与他有些交接的官员，无论大小，都从吏部回护，想来早令陆妙谳心存不满。加上最近户部几桩大案露了苗头，太子殿下依旧打算息事宁人，陆妙谳身负监察之责，怕更失望透顶了吧。相比之下，殿下言行务实，从不一味因循，新办的几件政务皆见实效。若说刚直，假以时日，陆妙谳必定因这刚直投来殿下这边。”

陌楚荻一向言语温润，人情利害由他道出也如谈论花草一般。毓疏听着心中舒服些，笑道：“总是你察人深透，来日果如你吉言，我必谢你。”

“殿下说笑了，我说这些，是为了自己。”

“此话怎讲？”

“小荻素日胸无大志，花草之外，朝局怎样，天下怎样，与我何干？只是来日变天之后，我仍想安生地养花弄草，不靠殿下，又能靠谁？”

毓疏点头，温言向他道：“有你在此，血脉相连，我亦安心。”

他以为会得陌楚荻一笑，然而陌楚荻却未动容，只是深深看着他道：“且世人谁无所爱所好，哪个不愿守其所爱，乐其所好。来日变天之后，不靠殿下，又能靠谁？”

毓疏落了笑，攥着茶碗的手不觉紧了些，也深盯着他，片刻道：“此为‘当仁不让’？”

陌楚荻摇头，“此为‘责无旁贷’。”

“你这志向还不算大？”

陌楚荻向他笑，“赖殿下玉成。”

毓疏闭目，仰头靠上椅背，“你说这些，我是都明白的。”

见毓疏半晌未再说话，陌楚荻道：“殿下乏了？让他们抬张榻来给殿下躺躺可好？”

毓疏摇头，“我再一会儿就回去了。”

陌楚荻犹豫一瞬，轻道：“元日近了。”

“那件事我已讲定，筹备典礼本来操劳，你身子不好，不用操心了。”毓疏轻回了一句，又不言语。

陌楚荻眉峰微聚，转头去看花草。

除夕，天子明堂大宴。庆贺新年的系列典礼由礼部各司、光禄寺与宫中少府协同筹备，陌楚荻为便于调度，没有坐在按品秩的正位上，只在殿侧方便出入之处落座。他身边不远处坐着久未谋面的北营都指挥使厉元锋并副将诸人，陌楚荻余光看见厉元锋转头望他，转身正待行礼，那边一片却先拜下去，陌楚荻回拜，不明就里。

厉元锋将座席略凑近了些，问道：“陌大人宴后可有空闲？我们兄弟几个商量着，趁这次回京，将齐陵公子的冠礼办妥了。我们行伍的粗人，礼制的事全不通，想向大人请教。”他身边几人纷纷点头。

陌楚荻知道北营源自当今天子昔日的王府戍卫齐晖的家兵，在前代皇子相争中有定鼎乾坤之功，今上登极后数次扩充编制，令其守洛阳西北诸关，屏驻帝城命门。北营之将多是当年齐府家臣，齐晖病逝后，齐夫人不久追随而去，留下小公子齐陵由北营众人联手养大，今年满二十，是四皇子的近卫。

陌楚荻欠身道：“难为列位将军苦心，在下岂敢不尽力。今日宴后便与将军详叙，明日再写一张仪程表，让家人送与将军。”

厉元锋笑着谢他。

陌楚荻对厉元锋辞过谢意，回身坐正。他们方才谈及之人正在明堂中心织滚花牡丹的红绒毯边侍立，为四皇子毓希持着剑鞘。毓希在殿心舞剑，着白缎刺金花的窄袖束腰礼服，显得清俊消瘦。陌楚荻对他剑舞得怎样并不上心，只觉得整套剑法行云流水、招式飘逸。

一时舞毕，毓希收剑，向主座的皇帝施礼。

皇帝点点头，对座下臣子席上为首的丞相史渊道：“此子有仙气。”

史渊点头称赞，对面皇子席上太子毓宁亦含笑点头。

毓希接过齐陵递来的剑鞘，让出殿心。六皇子毓清随后入场，穿浅黄色云

纹缎袍，衬他发色，颇显神采。皇帝这时道：“都舞套路也没意思。”说着看向尚未落座的四皇子处一眼，“齐侍卫，你与毓清拆招给寡人看看。”

齐陵微愣了愣，立刻踏前一步，施礼听令。

“就用毓希的剑吧，佳宴之上，好看些。”

这是皇帝在担心用侍卫作为兵器的佩刀对上皇子作为礼器的佩剑，会对六皇子不利。齐陵有些犹豫地转身，在毓希眼中看到熟悉的不快。然而四皇子并无其他表示，将自己的佩剑递给齐陵，随即退出场外。

毓清已经在殿心站好，沉目看着齐陵，那气势压得满场一静。

陌楚荻心中微动，望向毓疏。那人正好望来，四目对上，向他笑了笑。

有宫人上前帮齐陵解下腰间佩刀，并将剑鞘取走。皇帝说开始，齐陵无暇多想，上前行起手礼。

一个女声忽从主座一侧的帘后传来：“清儿，齐侍卫是真功夫在身的，你小心些。”

满座皆吃了一惊，原来那边下着帘子，是克贵妃在皇帝身边侍坐。素闻贵妃循礼持重，这样的场合她本不该说话，想是实在关切儿子，忍不住出声提醒。

六皇子毓清不是克贵妃亲生，只因其生母去世，宫中又无皇后主母，由皇帝亲选当时的克氏昭仪负责养育。殿中众臣今见克贵妃与六皇子之情状与一般母子无二，多在心中有些感然。

陌楚荻感到身边厉元锋微微紧张起来。剑刃相击之声响起，毓清的剑势凌厉，招招攻取要害，而齐陵的招式走得很绵，将毓清的攻势一半带过一半卸下，可数次在剑刃快到身上时才得起手。这样看上去，毓清的剑路能制住齐陵一些，满座大臣虽须持重，陪来的随员中已有人叫好。

毓清与齐陵同岁，他二人功夫有很多是同一批教习教的，武艺上并无天渊之别。十几招过去，毓清的一个直刺突然游摆加速，齐陵不及变招，又不能径直从战团跳出去，眼看剑尖要中肩膀。

厉元锋腾地站起来，但见毓清急收招，却没能全止住，剑尖正抵齐陵左臂，划开一道浅口。血涌出来染在深红的近卫袍服上，看不分明。

齐陵收剑抱拳，“卑职认输。”

毓清笑向那主座旁的帘后道：“母亲焉知道儿子不是真功夫在身的？”

明堂之内响起一片赞誉声，皇帝心中欢喜，然而毕竟齐陵受伤，此时不便夸奖毓清，只向齐陵道：“齐侍卫辛苦了，下去包扎吧。”

齐陵抱拳施礼，又向毓清笑笑，向场外去了。

陌楚荻伸手碰碰厉元锋的手臂，浅笑示意他坐下。皇帝也已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遥向厉元锋道：“厉将军，寡人知道你与齐侍卫的渊源。值此佳节，不如让他散假几日，一来养伤，二来与你叙旧。”

厉元锋忙避席叩首，“微臣谢恩。”

明堂宴散，厉元锋想等齐陵送毓希起驾回府后，跟他一同回齐氏老宅，陌楚荻便与厉元锋一道出殿，在通向上阳宫的廊道避风处立谈冠礼仪程。深冬天气冷得紧，毓疏散了宴找不见陌楚荻，好一会儿出来见他在寒地里站着，不免有些生气，命人去取炭手炉来，自己走过去沉着脸站下。

厉元锋和陌楚荻都问了礼，毓疏正说要带陌楚荻速走，忽听明堂背处正要起行的毓希仪仗那边有厉声责骂的声音隐隐传来。

虽然那边打着灯，隔着这么远，毓疏并没看清出了什么事，然而厉元锋显然是看见了，起步疾向毓希仪仗走去。毓疏本不想管，但也没有容许将官与皇子在明堂下争执的道理，于是看陌楚荻一眼，示意他在原处等着，自己跟上厉元锋。

渐近之后，他听见毓希怒斥：“想清楚你身家系在哪边！”

毓希已经登车，半个身子探出去对着站在车下的齐陵说：“用着我的佩剑，给别人长脸，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现在是什么时候？！”

齐陵垂头站着，并不答话。

毓疏止住想要上前的厉元锋，走到车前道：“毓希，这些话能在此地说吗？传出去岂不损你清誉。”

毓希转头看清来人，“你来管我？”

“我是你兄长，不能管你？”

毓希冷笑，“长我一天也来称兄长，还不知这一天是如何长出来的。平日三百六十天不相往来，我竟不知道我有兄长。这大年晚上我教训自己手下的奴才，

就有个兄长跳出来教训我了。”

当年克充容与江淑妃先后生产，日期虽翻过一个，实际相差不到五个时辰，因而宫中早年曾有克妃用催产之法为儿子争得排位在先，得封昭仪的传言。毓疏并不想与他理论，只听这“奴才”二字甚为刺耳，正色道：“齐氏平原侯是世袭侯爵，父皇尚以礼相待，你即便惩处手下，也应按名依分。何况你总比我懂武艺，该看得出齐侍卫是怕伤着毓清才刻意避让的。毓清是你弟弟，你想看他比武受伤吗？”

“我弟弟？养在贵妃处，不是你弟弟吗？我当他是弟弟，怕他不当我是哥哥，”毓希坐回车中，唯声音从阴影中传来，“我手下领的衙门前日有人办差返京，居然不先来拜我，到京第一天就谒了他府上。若是小官也还罢了，正四品的右侍郎，如此明目张胆，日后叫我如何服众？今日又在百官面前伤我手下，打狗也要看主人，他三番两次僭越于我，倒是不顾他的冷热了。”

毓疏心知他话指方杜若，然而臣子在侧，此话不可细论，只道：“此事是那侍郎不妥，你出一令文斥责他就是。毓清孩子心性，必没有想及这层道理。你这样年纪了，何必与他置这闲气。”

车中传来毓希一声笑，“方才教训我时我是弟弟，此刻要让着他时，我又是哥哥了。横竖我这排位不上不下，随你们方便去使吧。”

毓疏心中气到想笑，但实不是长于斗嘴的性子，话已说成这样，虽恼毓希不成体统，又懒怠再与他争吵，只拧了眉头不语。齐陵这时向车内说：“今日之事全是属下的过错，是属下考虑不周，殿下惩处属下是应该的。”复又转向毓疏道，“劳三殿下为卑职开解，齐陵实不敢当，若有万一惹二位殿下不睦，齐陵虽死难辞其咎。今日当受之罚，待齐陵散假返职后，自向四殿下领受。”

话是这样，语气却不卑不亢，倒令毓疏在心中把他名字记深了一遍。

原以为毓希不会罢休，不想车里静了一刻，传声命起驾。待他车驾略走远，厉元锋快步行到齐陵身边，齐陵转身迎向他笑，像是刚才之事全不在意。

厉元锋的怒气消下去一些，转向毓疏抱拳深施礼道：“今日蒙三殿下看顾我家公子，倒惹殿下听这些……话。末将无以为报，日后殿下有用得着末将之处，尽管开口。”